

# 《周易》对探索潜意识启示

柳艳松

(苏州市广济医院临床心理科, 苏州 215008)

**摘要:**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周易》是一套复杂的隐喻认知系统,“象”与“理”都是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潜意识通过心理表征以隐喻的方式呈现,精神分析师借助隐喻方法来分析潜意识。将潜意识的呈现形式(如梦、口误等)理解为某种“象”,把“象”作为表征潜意识的符号与工具,通过“观象、取象、辨象、立象、尽意”这个认知过程,实现对“理”(潜意识)的理解。通过“象思维”来探索潜意识对中国人来说具有文化上亲和性,克服精神分析中的“无结构性”与“语言的限制”。

**关键词:** 《周易》;精神分析;隐喻;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8)03-0204-05

## 1 引言

隐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在精神分析学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潜意识通过一些心理表征(如想法、情感、身体图式等)以隐喻的方式来呈现;精神分析师需要借助隐喻来帮助患者分析潜意识,分析潜意识内容就如同理解患者的隐喻(Enckell, 2010; 柳艳松, 王国强, 2014)。

《周易》是一套规范而又纷繁复杂的隐喻系统,这套隐喻系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吴利琴, 2009)。

《周易》与精神分析学在指导人类的心灵探索活动中是否有相通之处? 本文试图从认知隐喻学、符号学的视角下,探讨《周易》对探索潜意识的启示及其意义。

## 2 隐喻—《周易》与精神分析学的逻辑起点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metaphor, 其字源 meta 意为“超越”, 而 phor 意为“传送”, 它的基本词义是把一个对象的诸方面“传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上去, 以便使第二个对象可以被说成是第一个对象(Lakoff & Johnson, 2003, p. 4)。

### 2.1 隐喻的符号学及认知特征分析

#### 2.1.1 隐喻的符号学特征

索绪尔认为隐喻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 符号的能指是音响形象, 由语音体现; 所指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和在此基础上使意义向外延伸的特征。这种延伸性会使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合并在一起, 共同成为延伸后符号的能指, 语言由此产生隐喻意义(徐慈

华, 黄华新, 2012)。

皮尔士认为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 皮尔士的符号由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个要素是表征或符形, 这是可以向人们心灵传递意义的工具; 第二个要素是客体对象, 它既可以是物理对象, 也可是心理对象; 第三个要素是解释项或符释, 即在解释者心目中产生的东西或心理效应。皮尔士认为, 人们对隐喻意义的理解是认知主体通过符号、对象及解释物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来实现的(王任华, 周昌乐, 2011)。

#### 2.1.2 隐喻认知特征

隐喻认知是通过从一个简单、具体的源域映射到一个复杂、抽象的目标域, 通过映射, 人们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建立联系, 实现隐喻化(陆国君, 2007)。类比是隐喻认知中重要的思维方式, 有意识的类比思维是隐喻发生的主要工作机制(王洪刚, 陶竹, 2013)。

### 2.2 《周易》的隐喻分析

#### 2.2.1 《周易》是一套隐喻符号系统

《周易》爻辞语篇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认知隐喻系统, 它由阴阳爻、八经卦乃至六十四卦系统组成, 其所象征的意蕴既有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基本形象, 又有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艮止、兑悦等基本抽象特征, 而且《周易》还有着对象符号系统以此进行推理的一整套语法语言, 以及对各爻象、卦象进行解说的爻辞、卦辞。(周山, 2007, 2013)。

《周易》是借助卦象符号系统来进行隐喻类比,

每个卦象一经产生以后,就不再代表具体的事物,而是用来象征各种抽象观念。卦象被认为是客观物象与主观心理同态对应的模式,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虽然不能完全与客观的物象、主观的心理做到同构对应,但是可以隐喻的表达某种意义(刁生虎,2008;吴利琴,2009)。

### 2.2.2 《周易》取象比类、立象尽意的思维方法

《周易》从认知的图式上来讲有易数、易象、易理,即数、象、理,其中,数是指事物构成要素的“量”的关系;象是指事物构成要素的“质”与要素间的关联方式。在《周易》中卦象是象数不分的符号,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数互根;理是指由事物间“数”与“象”的综合作用而反映事物的本质意义,易理主要包括义理、数理,义理就是指知象必须明理,需要结合卦辞、爻辞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卦象爻辞的意义,数理就是用数来配合理解意义(杨维增,何洁冰,1996, p. 45-83)。

符号的本质特征在于通过其符号隐喻的解读来理解符号之外的含义,即“立意、尽意”。为了理解《周易》这套符号系统及其意义,古人产生了两大流派:象数派与义理派,象数派侧重认为《周易》是一套具有象征功能的符号系统,义理派侧重将义理理解为《周易》符号系统所象征着的意义世界。事实上,《周易》文本之中既蕴含着一个意义世界即“理”世界;也彰显着一个符号世界即“象”世界,“象”与“理”都是《周易》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李秋丽,2006)。

然而,如何通过“象”的符号世界去达到对“理”的意义世界的理解?数千年来古人形成了“象思维”的方法,“象思维”的认知过程一般包括“观象、取象、辨象、立象、尽意”这个过程。通过取象的过程,将物象转化成卦象和爻象,即“易象”。易象把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予以象征性表达。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其意思是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但象却可以表达、象征人的思想。易象一方面有具象性,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在《周易》中,自然之“象”经过抽象演化为所谓的“卦象”,再用“卦象”来类比、表达世间万物的意义。事实上,这种“取象比类”的过程就是隐喻和象征的思维方式,取材于自然,指向于人事。从前文提到皮尔士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象”与“理”的关系建立了符号能指、所指与解释项,人们对《周易》所隐

喻意义的理解通过符号能指、对象及解释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

### 2.3 潜意识的隐喻分析

潜意识(unconscious)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概念,它受到意识压抑而处于不断抵抗的一种冲动欲望,驱动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影响人们思考、情感或行为的方式(Cabaniss, Cherry, Douglas, & Schwartz, 2012)。

#### 2.3.1 精神分析学说以隐喻方式建构

隐喻在精神分析学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精神分析学说有两面性,一面是物质实在(material reality),它是个体感觉器官加工的对象(比如看或听),物质实在无法通过自身(in itself)来认识,人们知道的是感觉器官给他们呈现的感觉图像(picture),但不是物质实在自身。另一面是心理实在(psychic reality),Freud认为心理实在本身是潜意识的,意识的感觉器官(如回忆或想法)能为个体提供关于心理实在的图像,但是与物质实在一样,心理实在无法通过本身来把握(Enckell, 2002, p. 30-32)。由于物质实在与心理实在都无法通过自身来把握,人们需要借助媒介来认识它们,比如通过“称”来获得某一物体的质量。与描述物质实在的物理语言相比,物理语言与物理实在之间有着明确的对应性;而心理语言是对心理实在的一种间接的指谓,是在类比基础上产生的与物理语言的类似物(赵宗金, 2008, p. 10-11)。

为了实现对心理实在的认识,意识使用了多种具有表征功能的心理元素,如思想、情感、回忆等。而这一过程,就如同诗人创作诗一样,使用了隐喻的思维和隐喻的方法。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移情、防御机制等,几乎都是以隐喻思维方式构建起来的。

#### 2.3.2 精神分析技术的隐喻特征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使用了一些非语言表达的具有表征性的心理元素,如感觉印象(sense impressions)、情绪、记忆等,这些心理元素以隐喻方式呈现患者的潜意识的结构与功能。比如, Lakoff 与 Johnson 认为病人通过身体图式(body schemata)呈现了他们的心理实在,身体图式可以视为一种隐喻,它不仅具有潜意识的结构,也有潜意识的功能。精神分析师通过对患者的身体图式的隐喻分析,帮助患者对不可言喻的但又是呈现了潜意识的心理元素进行加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潜意识。(Lakoff &

Johnson, 2003, p. 230 - 272)。

因此从上面的表述来看,潜意识不仅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呈现,而且分析潜意识的技术也具有隐喻的特征。

### 2.3.3 精神分析学说采用隐喻思维的局限性

虽然隐喻思维在精神分析学说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隐喻往往具有情境性、个体化,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隐喻的对象往往是模糊的、间接地;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的思维方式(Wallerstein, 2011)。由于这些局限性,使得治疗师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往往感到迷惘、不知所措(Kirshner, 2014)。

潜意识是非理性的,它的思维加工是受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控制的,是非线性、非语言的形象思维(曹守莲, 2004)。然而分析潜意识则需要把人主观的感觉、身体图式等非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说清楚,使潜意识内容意识化,也就是说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不可言说”的潜意识内容。《周易》是一套具有隐喻特点的卦象符号系统,它具有较为完善的结构性和较为成熟的类比推理思维,对于表达“难以言辞的隐喻”似乎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结合《周易》的卦辞符号系统的特点分析潜意识,似乎可以克服精神分析技术的一些局限。接下来探讨从《周易》的视角探索潜意识的可能性。

## 3 从《周易》的视角探索潜意识的可能性

潜意识潜存于人心的深处,但经常以“梦、口误、躯体化症状”等形式呈现。从前文提到索绪尔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潜意识的这些呈现形式都是某种符号(能指),它们都包含着某种信息,这些符号指向潜意识(所指),而对潜意识的分析就是要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意指关系,使符号所隐喻的潜意识内容呈现出来。

《周易》中的“象”具有普遍的含义,《周易》的每一爻、每一卦都可以是“人象”、“物象”、“事象”(徐瑞, 2013)。“象”与“理”都是《周易》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象”构建了一个象征万事万物的符号世界,其功能在于表达深层的意义世界(即“理”);卦爻辞(即“言”)又以文字的形式来说明“象”之内容,人们通过“象”的符号世界(能指)去达到对“理”的意义世界(所指)的理解(李秋丽, 2006)。

《周易》符号的象征意义具有广泛性、一致性的特点,是已经被人们有效使用的、完全合乎现代符号推理系统标准的完整的推理系统(周山, 2013)。

《周易》的“象”具有“广大悉备、无所不包”的特征,那么潜意识的那些呈现符号(如梦、口误、治疗时迟到等)自然可以理解为某种“象”,然后通过“观象、取象、辨象、立象、尽意”这个认知过程,实现对其符号世界(象)所指的意义世界(潜意识)的理解。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冯友兰曾经说:“《周易》所讲的并不是某一种‘学’,不是某一种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之学,它所讲的是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总公式,在任何‘学’中,这个总公式都可以适用”(冯友兰, 1999)。因此用《周易》这个总公式去认识潜意识是完全可能的。

在具体的实践中,此文仅作简单介绍。治疗师首先是观察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呈现各种现象(如口误、躯体化症状等),这一步骤相当于“观象的过程”。从前文阐述中可知这些现象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了病人的潜意识内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这些现象都可被认为是呈现潜意识信息的符号。接下来,治疗师在观象的基础之上进行“取象”,“取象”要求治疗师对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呈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慎重辨别,确定哪些现象是最可能呈现潜意识内容的,然后将此现象作为“取象比类”的符号。“取象”之后就是“辨象”了,“辨象”就是对所取之象进一步分析,以揭示所取之象(符号)与潜意识所指(意义)之间的类比关系。接下来是“立象”的过程,“立象”就是对所辨之象重新组合集成的过程,从“小象”到“大象”、从“局部之象”到“整体之象”……,“立象”可更加全面的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及整体情况。最后一过程就是“尽意”阶段了,“尽意”就是反应了象所呈现的事物规律,事实上“立象一旦完成,意便在其中”,实现对“潜意识内容”的顿悟。

在分析潜意识的时候,“象”则是关于“隐喻化呈现病人潜意识内容符号”的象,它具有《周易》的符号结构的特点;而“理”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也就是说,当把《周易》与精神分析学说有机的结合之后,此时的“象”非《周易》书上的“象”;“理”亦非《周易》书上的“理”,“象”与“理”是关于精神分析的“象”与“理”。

因此,从隐喻学、符号学的视角出发,将《周易》与精神分析学有机的结合,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如移情、阻抗、梦等)与《周易》的符号系统相结合,发展出这样一种探索潜意识的模型是可能的。在这模型中,以《周易》的“象”作为表征潜意识的符号、以

“理”去实现对符号所隐喻的潜意识的理解。不过此模型的“象”是关于“隐喻的呈现病人潜意识”的象;“理”也是关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一旦把呈现潜意识内容的形式(符号)当做“象”来理解后,就可以按照《周易》的“卦象符号结构”与“象思维”的特点来进行类比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潜意识分析的效率与准确度,达到对其符号隐喻所指的意义(潜意识内容)的理解。

#### 4 从《周易》的视角探索潜意识的意义

##### 4.1 文化上的亲和性

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西方文化强调“科学的理性”。胡塞尔曾经说过“现在一切的非理性哲学都是理性的”,精神分析的任务是使潜意识内容的意识化,在本质上仍然是以理性的认知来处理非理性的问题,对人的“理性思维”要求是非常高的(邓晓芒,2013)。而中国的文化长期以来在思维方式方面受《周易》的类比思维影响深远,中国人注重类比思维方法(周山,2011)。也就是说用“抽象思维”去分析“形象思维”,即采用“理性的手段”去分析“非理性的内容”,这似乎很有难度。再看《周易》的“象思维”,它是介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的一种思维方式(丁宝刚,2012, p. 9 - 15)。这样“象思维”就弥补了“形象思维”过度到“抽象思维”的鸿沟,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填补了潜意识思维(非理性的)到意识思维(理性的)之间的鸿沟。

##### 4.2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精神分析过程的“无结构性”

隐喻思维在精神分析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它被认为不是严格逻辑的,这使得治疗师在毫无结构的精神分析中感到很困惑(Kirshner, 2014)。而《周易》的这套符号系统虽然也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象思维”也带有隐喻思维“不确定性、非逻辑性”等局限,但是《周易》这套符号系统是一套较为成熟的隐喻类比系统,是已经被人们有效使用的、完全合乎现代符号推理系统标准的完整的推理系统,可极大的提高了类比推理过程中的准确性(周山,2007)。

因此,将《周易》的卦象符号系统与精神分析学说有机的结合,将“象”作为表征潜意识的符号、“理”作为潜意识的内容的模型,可充分发挥《周易》这套隐喻系统具有结构性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潜意识分析技术的无结构性特点。

##### 4.3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精神分析中“语言的限制”

潜意识思维主要是初级思维,很难用语言来表

达。潜意识分析中“难以言辞”的现象似乎可以从《周易》中寻找答案,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其意思是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但象却可以表达、象征人的思想。在《周易》中,“象”作为达“意”的桥梁与手段,以象尽意。

#### 5 结语

不论是精神分析理论,还是《周易》,都是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系,如何构建将《周易》的“象”作为表征潜意识的符号、“理”作为潜意识的内容的模型的工作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这种探索应该是很 有意义的。荣格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像他那样,生而有幸能够与《周易》做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他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他们对西方心理学态度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曹守莲. (2004). 初级加工思维研究综述.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3), 53 - 58.
- 邓晓芒. (2013). 中西文化心理比较演讲录(第1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刁生虎. (2008).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周易研究, (5), 79 - 92.
- 丁宝刚. (2012). 基于象思维的吴鞠通学术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 冯友兰. (1999). 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秋丽. (2006).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周易研究, (01), 68 - 73.
- 柳艳松, 王国强. (2014). 精神分析学中的隐喻研究. 医学与哲学, 35(3A), 36 - 38.
- 陆国君. (2007). 隐喻产生的符号学分析及认知机制. 外语学刊, (01), 117 - 120.
- 王洪刚, 陶竹. (2013). 隐喻发生的思维路径.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12 - 116.
- 王任华, 周昌乐. (2011). 皮尔斯符号学视角下的隐喻及其意义.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4), 76 - 81.
- 吴利琴. (2009). 论《周易》中的隐喻认知. 学术界, (04), 161 - 165.
- 徐慈华, 黄华新. (2012). 符号学视域中的隐喻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 (09), 106 - 111.
- 杨维增, 何洁冰. (1996). 周易基础(第1版). 广州:花城出版社.
- 赵宗金. (2008). 心理学的意义空间. 博士论文. 吉林大学.
- 周山. (2007). 《周易》与类比推理. 周易研究, (06), 57 - 61.
- 周山. (2011). 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第1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周山. (2013).《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 哲学分析, (05), 3 – 12.
- Cabaniss, D. L., Cherry, S., Douglas, C. J., & Schwartz, A. R. (2012). 新手治疗师实操必读: 心理动力学疗法 (徐玥 译 p. 4).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Enckell. (2002). *Metaphor and the Psychodynamic Function of the Mind* (pp. 19 – 22). University of Kuopio.
- Enckell, H. (2010). Reflection in psychoanalysis: On symbols and metaph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5), 1093 – 1114.
- Kirshner, L. (2014). The translational metaphor in psycho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 – 17.
- Wallerstein, R. S. (2011). Metaphor in Psychoanalysis: Bane or Blessing? *Psychoanalytic Inquiry*, 31(2), 90 – 106.

## What the Book of Changes Can Contribute to Psychoanalysis

Liu Yans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Suzhou Psychiatric Hospital, Suzhou 215008)

**Abstract:** The metaphor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language but also a though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 complex metaphorical cognitive system, both “Xiang” and “Principle” are the thinking modes of Zhouyi. The unconscious is manifested through metaphors; Psychoanalysts can use metaphors as effective tools to help patients analyze the unconsciou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unconscious (such as dream, slip) are taken as “Xiang”, the “Xiang” is refer to as symbol which represent the content of unconscious, then through five cognitive process: observing, absorbing, analyzing, integrating and expressing, both therapist and patient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Xiang” symbolize and the content of unconsci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ang think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advantage of cultural affinity when they explore the unconscious content; to some extent, “Xiang thinking” can make up for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lacking of structure, language restrictions during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Key words:** book of changes; psychoanalysis; metaphor; unconscious